



## 人物

## 许辉印象

亳州 张丽

我和许辉老师见过两次面，第一次是在去年的初春，他来亳州举办新书发布会，那时他带来了他的三本书，我选了其中两本并让老师签字。在让他签字的刹那，我心中是有点小小激动的，那是与他最近距离的接触，感受他儒雅的气息，平和可亲的态度。回家认真读了他的文字，更觉得人和文和谐统一，也许只有他那样淡定儒雅可亲的人，才能写出那样深厚致远的文字吧！

第二次见许辉老师，就是在前几天，他又带给我一种新的感觉——随和，没有架子，平易近人。他与其他作家一起来亳州，第二天开文学分享会。我有幸参加，并聆听了他对创作的分享。他的声音极其柔和，语调舒缓，不紧不慢，不急不躁，面带微笑，侃侃而谈，而且有问必答，言语恳切，这就是一个成功作家的气质吧！即使有胸纳百川的底蕴，而表现出的却是叮咚泉水的清流，和悦听者的耳膜，润泽心田的干渴。

下午，许辉老师在其他作家的陪同下，赏了亳州的名胜古迹。我因为穿了高跟鞋，走路不爽，没能去上。不过第二天去大周村看芍药花，我还是早早颠颠地奔了去。其实芍药花我都看了两三遍了，但因为和文学大咖们一起赏芍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。一个爱好文学的人，就要想接近比自己在文学上更强大的人。

每到一景点，许辉老师总是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，并不多语。在花海，女士们不停地拍照，而他只是在一边随意地走动几步，我们也乐于把他拉过来一起合影留念，这时他就会乐呵呵地站在我们身边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。但在他平易的笑容里，我们看到的是深厚的哲思和睿智。就像一句话中所说，一个人的气质里是藏着他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的，而这种藏，是能够让人不经意间就能觉察到的。

在“润耕天下”吃午饭，我很幸运地和他们夫妇坐一桌。刚开始我还略显拘谨，想不到能这么近距离地接近他们。当时同桌的还有戴旭东老师和马丽春老师以及妇联的戴爱霞主席等！唯独我名不见经传，甚至是足不出户的小家“碧玉”一枚。真的好感谢亳州作协的朋友们，让我一步步走进文学，并近距离接触知名作家，从而获得更多学习机会。

我正襟危坐，用心聆听他们的谈话，不敢擅动杯筷。当他们不说话时，我才敢主动地挑起话题，也许是因为他们脸上的笑容和随意的谈吐，让我的拘谨慢慢退场，竟然敢问他们的家庭，问他们的孩子，问他们的粮食和蔬菜，还敢让他们吃这，吃那。每上一道菜，我总留意它在每家门前多停留一会，尤其这几位高朋，一向木讷的我，今天倒真正做起了东道主。

我最难忘的就是让许辉老师吃原肉，因为与他是第二次见面吧，好歹比别人熟一些，就因为这个熟，就让我大胆到“放肆”——原肉上来了，我非得让他吃一块不可，我还非常热忱地让他夹馍里面吃，并告诉他这样吃香而不腻，仿佛人家不知道这样吃似的！人家只是不想驳我的天真和热情，连董静老师都吃了我推荐的馍夹肉，看到他们都吃了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而且许辉老师吃了两次，第二次我让他时，他也没推辞。看到他自己掰一块馍，夹上一块肉，我心里竟然十分地满足起来。

“润耕天下”简易的棚舍太热了，人也太多了，声音也太吵了，可我们每个人的眼里都熠熠生辉，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？！

## 随笔

## 秋日喜雨

合肥 王张应

星期六早晨，出门买菜。天色晦暗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往常，出门看天，遇见这样的天色，必定折回拿一把雨伞再走。这天没折回，直接走往菜市场。近些日子，遇见这等天色，好多回了，总以为天要下雨，每回都以失望收场。因而，那天早上，也就没指望老天爷真的降雨。在那些高温干旱的日子里，太阳勤得很，每天早上起得很早，比许多人都早。我早晨出门多是顶着阳光，即便出门没阳光，归来时定是满身阳光。

我要去的菜场，离我住处约一公里，隔三条马路。走到第一个路口时，隐约感到，空中飘来稀疏的小雨点。没有停留，继续朝前走。走到第二个路口，雨点比刚才明显多起来，滴在手臂上，看到雨点不小。那个时候，我便在心里祈祷，老天爷真的下一场雨吧。没带雨伞，哪怕在路上淋个落汤鸡，我也愿意。来来往往，路上行人，脸色似乎都很生动。一个个微露笑容，不知是笑给天看，还是笑给人看，都像有什么喜事。没见着一个人打雨伞、披雨衣，大概许多人都是专门出来淋雨的。走到第三个路口，菜市场近在眼前。这时雨下得很像样子，淅淅有声。环视四周，看到空中披挂一些明显的雨丝。

三步并作两步，过十字路口，走进地下菜市场出入口。抬手扫一扫头发上的水珠，抹一抹脸上流溢的雨水。转身站定，喘一口气，回望门口道路上空，雨越来越强大，差不多雨丝变成雨柱。果真下起雨来，我心里十分欣喜。搁在往常，遇见这情况，不免有些担心：雨下得太大，买好菜，能否及时回家？那一刻，我毫不担心，甚至心甘情愿，冒雨走回家。在菜场上溜达十几分钟，便不愿意再逗留。好像心有惦记，急于看到某种结果。不走步阶，乘电动扶梯，很快升至菜市场出入口。急匆匆走到屋檐下，朝外望去。雨，小了很多，雨柱不见了，雨丝也消失，收敛成之前的小雨点。没在檐下停留等雨住，当即走出屋檐。几滴雨点落在脸上，湿润和凉爽，给人特别的惬意。过马路时，在柏油路面上踩到了少许积水。好长时间，柏油路面都呈灰白色，这下子显出本色，路面黑油油的，闪烁有光。

过了马路，走上路边人行道。小块淡黄色砂砖，贪婪地吸收了些许水分，颜色比我来时略深。不像柏油路面，没把雨水一下子吞下去。路边草坪，土地并未湿透，由先前的土灰色变成深灰色。但见草木叶子尖端，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像是一颗颗泪珠。终于下雨了，干渴多时的草木，可能喜极而泣。越往回走，雨点越稀少。走到小区门口，感觉不到雨滴。天空也不像出门时那么阴暗，云层明显薄弱一些，但还是牢牢遮住太阳，不让太阳露脸。看来，这场雨已是下过，不像中场休息后面还会继续。

午饭后，太阳还是没出来。早晨老天爷泼了一层浇菜水，本已凉爽的天气，愈加凉爽。前些日子，高温酷热，一直把自己泡在冷气里，没到野外走走。这天下午，我想去巢湖边遛遛，吹吹来自大水面湿润的凉风，看看湖天一体交相辉映的特别景致。

大约下午四点半，到环湖北路巢湖湿地公园附近。彼时，由西向东路边停满车辆，朝前跑很久都没找到停车位。天又在洒落雨滴，车子前挡风玻璃上不时开出几朵雨花。放下右侧车窗，看车看人看湖景，看到观景台上几个年轻人手舞足蹈，欢呼雀跃。听得见他们的呼声：啊，下雨了，太好了！进入肥东县长临河古镇地界，才找到可以停车的地方。下车凭栏眺望湖面，没有阳光照耀的湖水，与天空一样苍茫。晴日里，从巢湖北岸是能望见南岸的，这天的巢湖却望不到边。低头看岸下，湖水退去不少，露出大片沙滩。巢湖，瘦了不少。

傍晚，回到家。手机刷屏，读到一条信息：今日合肥地区喜降甘霖。至此，共实施人工降雨十八次。面对手机，不禁莞尔。早晨那层浇菜水原以为天赐，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人祈求争取的成果。

## 土地

## 浓浓泥土情

合肥 凌泽泉

晨练的我，在小区南门外的路边，时常看到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坐在路牙上，面前摆放着几样时蔬。停下脚步的我好奇地走过去，但见韭菜嫩绿、青菜滴翠、黄瓜带刺，上面还沾着晶莹的露珠，不用说，准是起早从菜地里采来的。一位老太太见我对她面前的蔬菜感兴趣，忙问：“要不要来一点？自家种的，吃起来香着呢。”

我诧异道：“城里哪有种菜的地方呀？”老太太笑道：“城北有一块撂荒地，见荒着可惜，我们几位老太婆就商量着去种些菜，自家吃不了，就把多余的拿来卖。”闲聊中得知，这几位老太太为了照看孙儿孙女，从乡下来到城里，与泥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她们怎能见得泥土荒芜？在她们的眼中，钢筋水泥太过生硬太过冰冷，只有眼里装满泥土，脚上沾上泥巴，才能吃得香、睡得着。

自此，我开始细心地打量起身边的人，不经意间，发现一位老大爷提着一方便袋的细土走进电梯，说是要在阳台上插上几盆葱蒜。又见一位大婶拎回一只大喷壶，说是要给阳台上的一盆西红柿秧喷水，甚至在小区的一个角落，我还发现仅有桌面大小的一块泥地上，丛生着密密嫩嫩的小青菜。听小区物业人员讲，上次搞环境卫生大检查，他们发现不少老年人把铁锹、扁担、镰刀放在楼道里，甚至还在楼梯间码上一小堆整整齐齐的柴禾，物业人员想让他们把这些城里用不上的东西处理掉，别占用了公共空间。这些老人虽然知道这些东西在城里派不上用场，但心里丢不下，说看不到它们，心里就空荡荡的，很是失落。

小区的亭子里，每天傍晚总能看到一群老年人聚在一起，大声地说着农事，他们聊天的话题，随着节气的更替而变更。从乡下来到城里，眼前虽看不到庄稼，彻夜明亮的路灯迷了月光和星光的路，但他们的双耳却能从不同的鸟鸣虫吟中准确地判断出节气，农时一到，虽然城里没有田地可供其耕种，但他们在心里照例不愿错过节令，栽秧、薅稻、施肥、收割、脱粒、扬场、晾晒、归仓，每一样农活，他们都要在心里做上一遍又一遍。要是在城里的某个角落看到一块荒芜着的泥土，他们就手痒心焦，取出从乡下带来的农具，像模像样地开垦起来，挖地、整墒、调沟，恨不得用手把一块块泥土碾碎。他们将用布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种子，一粒粒撒进泥土后，就像把宝贝埋进土里一样，白天要跑去瞧几趟，晚上踩着月光还要去陪伴一会儿。种子发芽冒出绿叶后，他们跑得勤了，浇水、施肥、培土、松根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有时他们还蹲在地上翻看每一片叶子，生怕有坏虫埋伏在里面偷偷啃噬，时常忘了按时回去用餐，做儿女的劝道：“忙了大辈子的农活，好不容易到城里来享享清福，哪里还要再劳累筋骨？现在日子好了，不缺这几个买菜的钱。”老人连忙解释：“不是为了省钱，而是这把老骨头不干活就僵硬，浑身不舒坦，吃饭不香，睡得也不踏实。”听了老人的话，做儿女的就再也不拦阻了。

这些夹在城市角角落落的泥土，成了从乡下进城的老人心中的伊甸园。已经不再需要从土里扒饭的他们，泥土却成了他们怀念乡村、宽解乡愁的最有效偏方，更是他们能留在城里的精神寄托。